

契诃夫“戏如人生”的诗性智慧： 对《万尼亚舅舅》的审美感通学批评

张姝简

摘要 | 《万尼亚舅舅》是契诃夫的代表性作品，体现了契诃夫戏剧创作的诗性智慧。尽管契诃夫的戏剧呈现出贴近生活自然的样态，然而作者并非简单将日常生活搬到剧本里，他追求的是一种“戏如人生”的审美趣味，看似毫无雕饰的生活剧作背后有作者精心巧妙的隐秘创构，使作品于无形中将生活之本真剥露出来。

关键词 | 《万尼亚舅舅》；契诃夫；审美感通学；隐性艺术家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创作于1896年的《万尼亚舅舅》是契诃夫戏剧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作家之后创作的《三姐妹》《樱桃园》在主题和艺术风格上都对《万尼亚舅舅》有所延续。时至今日，《万尼亚舅舅》仍能引起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广泛共鸣，而这样一部描写一百二十多年前俄国乡村日常生活片段的戏剧作品，是如何保持此般超越时空的生命力的呢？如若只是单纯截取日常生活片段，显然不足以使其成为经典。许多人认为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人物没有行动，人物之间的台词对话像日常说话一样不重逻辑。这些似乎确实是契诃夫戏剧的表层特点，然而这

些特点并没有触及契诃夫戏剧创作的深层内核。契诃夫的剧作中实际体现出一种“戏如人生”的审美趣味。本文将结合《万尼亚舅舅》的剧本文本，具体探讨与阐释契诃夫如何进行戏剧人物的设置与戏剧情境的建构，而使其剧作呈现出接近生活的自然样态，并于其中表达生活哲思、表现心灵困境、揭示生活本真。

一、日常生活里的哲思表达：隐性艺术家的组合引入

在《万尼亚舅舅》所呈现的乡村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哲理性，而这离不开契诃夫塑

造万尼亚舅舅与医生阿斯特罗夫这两个核心人物的艺术巧思，这两个人物如同哲人一般思考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具有超越其他角色的智慧与感知能力。从阿斯特罗夫与万尼亚舅舅身上可以看到契诃夫作家自我的部分渗透，两人以一种组合形式引导着作品逐步实现其艺术本质，是剧中的隐性艺术家^[1]。

在剧中，退休教授谢列勃里雅科夫的权威一直笼罩、统摄着庄园里的一切。在他来庄园之前，他主宰着所有人的精神信仰；在他来庄园之后，除了精神上的主宰，生活的各个其他方面，包括所有人的日常作息习惯等都被迫改变，而大家尽管时而嘟囔几句，也唯有默默顺从。万尼亚舅舅同样深受影响，但他从中清醒过来，睁开了被遮蔽多年的眼睛，以深刻敏锐的洞察力仔细审视他自身的处境以及周围人的处境，并在他的言语中将其层层剖析开来。万尼亚舅舅首先揭露出谢列勃里雅科夫根本不懂艺术。他指出其“二十五年以来，一直在教授艺术，一直在写艺术论文，可是艺术是什么，他却连一点一滴也不懂”^[2]，由此万尼亚舅舅推翻了自己长久以来的精神信仰。其次，万尼亚舅舅也批判了谢列勃里雅科夫只为追求个人名声与地位而不惜牺牲掉其他人的利己主义本质。万尼亚的姐姐、母亲，以及教授的女儿索尼娅、现任妻子叶列娜都为教授牺牲了自己的生活，万尼亚舅舅自己同样为了成就其事业而日夜辛勤劳动，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然而教授看不见也意识不到这些牺牲，对身边为他默默付出的人没有任何感激之意，而沉浸于自己所谓的“高尚事业”中，只在乎自己的尊严、名利与地位。万尼亚舅舅撕开谢列勃里雅科夫虚伪的面具，使其利己主义的丑恶本质直接袒露出来。

阿斯特罗夫同样具有艺术家的思维与气质，而他是剧中于万尼亚舅舅一家以外的人

物，与庄园保持有一定的距离，这便使他观察万尼亚一家时有了更加客观的视角和更敏锐的认知。首先，阿斯特罗夫不再局限于个人，而揭露与批判整个人类自私利己的行为，痛恨人类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地去破坏森林，破坏自然生态。他是剧中最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保护森林的行动背后是对于美的至高追求。正如他说的，“森林能使土地变得更美丽，能培养我们的美感，能够提高我们的灵魂……那里的居民是美丽的、灵巧的、敏感的，他们的言谈优雅，他们的动作大方。在那样的国度里，科学和艺术是绚烂的，人们的哲学是乐观的，男人对待女人是很有礼貌的……”（P.184）阿斯特罗夫认为通过森林之美、自然之美的熏陶感染，可以培养人的灵魂之美、品德之美、心灵之美、文化之美，最终从整体上提升人之美。而当前人们在不断地破坏美，更不用说去珍惜、保护与创造美。可以看到，阿斯特罗夫有着与艺术家一致的对美的理想追求。其次，阿斯特罗夫在纵向时间上的感受相比其他人物更为深刻。他将过去、现在、将来三者联系起来，他在反思过去的同时，尤为关心着现在对未来的影响，并由此更加认真地审视现在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种具有时间超

[1] “隐性艺术家”，是指在长篇叙事性作品中，由作者派驻入作品物世界、暗中协助作者实现创作意图的“特殊使者”。他们看上去可能跟作品中其他人物一样来源于现实，但他们通常比其他人物更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或智慧超群，或按艺术思维行事，或把周围人纳入自己的创作活动中，暗暗引导着作品实现其艺术本质或作者的创作意图。引自汪余礼：《审美感通学批评：内涵、特质与旨趣》，《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7期。

[2] [俄]契诃夫：《契诃夫戏剧集》，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177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页码。

越性的思维中包含着他对于自我及人类当下的深刻自审与对未来的先知般的敏锐感知，充满哲理智慧。

剧中万尼亚舅舅与阿斯特罗夫的“隐形艺术家”身份特质还体现在他们都有“成人之美”^[1]的愿望。两人都看到了叶列娜的困境，万尼亚舅舅反复感慨、叹惋着叶列娜懒散空虚的人生状态，也正如阿斯特罗夫在临别时对叶列娜再次说的，“你得承认，你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事情可做的，你没有任何事业，你的生活也没有任何目的，你不知道把你的闲暇用在什么上头。”（P.234）作为医生的阿斯特罗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叶列娜灵魂的病症。而要从这种虚无的病症中获得疗愈，他认为唯有去工作，要去做些什么以充实自己，“一个人，只有他身上的一切——他的容貌，他的衣服，他的灵魂和他的思想——全是美的，才能算作完美。”（P.200）在剧中，叶列娜于万尼亚舅舅和阿斯特罗夫这两位隐性艺术家而言便是“艺术”本身，在万尼亚舅舅的叹惋中有对叶列娜重建灵魂、完满生命的期许，阿斯特罗夫更是将其艺术家式的追求美的理想投射于叶列娜身上，被叶列娜身上美的因子深深吸引的同时，渴望进一步提升与开拓其内在的灵魂美。

此外，万尼亚舅舅与阿斯特罗夫两位隐性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设置也十分值得品味。他们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又惺惺相惜。第四幕里阿斯特罗夫面对临近崩溃、绝望得想要自杀的万尼亚舅舅说：“我们这一带，从前只有两个像样的、有教养的人。那就是你和我。”（P.232）某种程度上，在庄园中，万尼亚舅舅是阿斯特罗夫唯一能有所交流的人，而两人又有着许多相异之处。一方面，这些差异如同艺术家自身矛盾复杂的内在，凡俗与高贵、理智与冲动、短视与远虑、软弱与强硬、仇恨嫉妒与真诚崇高，这一系列彼

此相斥的特性在两人各自身上以及两人彼此之间来回游走、交叉混合。另一方面，这些矛盾与差异使两人彼此填充互补，而共同构成一个“理想人”。契诃夫对于理想的人的标准是“头脑清楚、道德高尚和身体整洁的人”，^[2]单独看万尼亚舅舅与阿斯特罗夫，两人都不完全符合这一标准，然而他们二人都包含了其中的部分特点。前两点在两人各自身上的体现较为清晰，“身体整洁”这一点在剧中则通过一个看似不起眼而被契诃夫特意写进剧本的小细节表现出来：听见索尼娅要来找自己时，本来没穿背心、没系领带的阿斯特罗夫特地先去穿上背心、打上领带，再开门见她。这一“小举动”正对应了对于“外在整洁”这一理想标准的追求。契诃夫也曾对斯坦尼一版的剧场演出中万尼亚舅舅的外在形象表示不满，认为其不应如此潦倒邋遢。可见契诃夫对于两个人物都较为重视其“身体整洁”。总结来说，万尼亚舅舅与阿斯特罗夫既互为对立又有内在的统一，如同艺术家的一体多面，若将两位隐性艺术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两人相互填补上各自的不足之处，共同构成一个完全的“理想人”。

除此之外，两位隐性艺术家的组合引入与契诃夫追求作品中的“客观性”有关。这种客观性，既包含对于作家本人声音的弱化，也包含对剧中主体人物声音的弱化。由于隐性艺术家具有超脱他人的灵性智慧以及较强的能动性，在剧中往往会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剧中两位隐性艺术家的组合引入，在某种意义上是契诃夫有意弱化作家在作品中的导向性的一种方

[1] “成人之美”，意为“让人真正成为人，并达到美的境界”。参见汪余礼：《审美感通与成人之美——兼论艺术教育的根本使命》，《四川戏剧》2017年第11期。

[2] [苏联]格罗莫夫：《契诃夫传》，郑文樾、朱逸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第350页。

式，“契诃夫排除了在他的叙述中突出某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声音的各种可能，更不用说突出一个唯一的聲音。”^[1]通过对阿斯特罗夫与万尼亚舅舅两人的组合设置，单个人物的锋芒被大大削减，使其在剧中不至于过于突出而打破了全剧整体的自然平衡，由此更契合契诃夫对于作品“客观性”的美学追求。

综上所述，万尼亚舅舅与阿斯特罗夫以其超越一般人的敏锐感知力与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揭开日常生活中为人们所遮蔽的种种问题，他们的哲理性思考中透出其对于自己、他人、人类，以及所处的整个环境的深刻反思。同时他们有着成人之美的愿望，渴望以理想之灯点醒、照亮仍盲目、迷失的人，有着对于促进人灵魂美的追求。通过这两位隐性艺术家的组合引入，契诃夫将其隐秘于日常生活的哲思表达出来。

二、内外困境的平衡建构：太极图式与镜像人物的设置

《万尼亚舅舅》在宏观上的结构布局中存在一种太极图式。^[2]剧情在城里的教授一家与乡下的万尼亚舅舅一家之间展开，双方构成太极图式的阴阳两端，一黑一白，从外在身份地位到内在精神观念，大到理想信仰，小到起居细节，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强烈冲撞。同时也正如太极图式白中有黑、黑中有白，阴阳双方存在彼此融合、转化的成分。如老母亲玛丽雅虽与万尼亚舅舅生活在一起，但她实际在精神上是紧紧追随着教授的。叶列娜虽与教授一同生活，但她也不断与万尼亚舅舅、索尼娅、医生等有所纠葛。由此，从整体上看，契诃夫使太极图式阴阳两方的各个人物之间形成相互牵连、交织共生的关系。在对《万尼亚舅舅》的大多数分析中叶列娜常常受到忽视。然而叶列娜这一角色的设置并非是简单作为一个具有魅

惑性的女性形象或者教授的受害者之一。在剧中，叶列娜既是受害者，同时也于无意中使其周围的人受到侵害。叶列娜受双方的共同影响作用而于贴近阴阳之分界处游走徘徊，成为阴阳两极之间的通关人物。最初叶列娜长期受教授的统摄而处于教授一方，而在万尼亚舅舅与阿斯特罗夫两位隐性艺术家的感化下，逐渐有向另一方贴近的趋势。叶列娜与阿斯特罗夫的对峙与最后的不舍告别是她触及中线、即将破界的时刻。而最终叶列娜选择了退缩与妥协，与阿斯特罗夫诀别的一刻，本趋于打破的界线再次明晰起来，一切在表面上恢复到原初的状态。

对叶列娜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其人物设置对全剧太极图式结构内部的阴阳平衡、黑白相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剧中叶列娜对万尼亚舅舅说应该劝大家都和睦，不应该彼此指责抱怨、针锋相对，叶列娜在太极阴阳界线处的特殊位置使其具有镜像人物的身份特质。阴阳两方的其他人物几乎都与之产生关联，且展开了重要而深入的对话。而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对她述说自己，而且是隐秘于内心深处、从未公开展现在外的真实的自己。万尼亚舅舅、索尼娅称叶列娜是女妖，是美人鱼，而或许叶列娜更像是一

[1] [苏联] 格罗莫夫：《契诃夫传》，郑文樾、朱逸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第456页。

[2] 太极图式属于中西很多文艺作品中深隐的一种接近于“原型”的艺术形式。它通常不出现在作品表层，而需要用心灵之眼反复细看才会看到，或者说需要对作品的“内在形式”进行抽象才能把握到。其基本形式即中国古代的太极图（阴阳鱼）：一体分两面（或一分为三），对待（或对立）的两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且白中有黑、黑中有白，相互侵入，此消彼长。凡敏感的心灵，无论中西，均可觉其存在。引自汪余礼：《曹禺〈雷雨〉与易卜生〈野鸭〉的深层关联》，《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面具有吸引人的魔力的镜子，各个人物为其外在美所吸引，但从她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她的美，更是通过与叶列娜的对照看见自己灵魂深处的真实本真与欲望自我。万尼亚舅舅对叶列娜吐露从未表白的爱情以及自己被困住而了无生气的人生。他忍不住告诉叶列娜，“我一想到，在这同一所房子里，就在我的身边，另外还有一个人的生活——你的生活——也是这么被糟蹋着，我就多么痛苦啊。你在等待什么呢？”（P.194）万尼亚舅舅从叶列娜身上看到的是同样被教授摧残的另一个自己，是曾经执迷不悟、未意识觉醒的自己，也是现在深陷其中、无法挣脱的自己。阿斯特罗夫同样通过叶列娜看到自己，他看到的则是无法拯救与保留生命之美的无能为力自己。叶列娜虚无的美与空洞的灵魂吸引着阿斯特罗夫，同时他疗愈、完善、提升人的生命的理想在叶列娜身上是失落的，也正如他作为一名医生却无法拯救一位病人的生命。可以看到万尼亚舅舅与阿斯特罗夫这两位隐性艺术家在面对叶列娜时，其自身露出许多缺陷与局限之处，两人也由此从开始时的自满状态逐渐变为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整体上看，剧中情感较为克制、行为散漫的叶列娜与情感较为激烈、态度强势的两位隐性艺术家形成一柔一刚、一空一满、一虚一实的对比，构成人物之间的平衡。

剧中的其他人物也同样透过叶列娜看自己。索尼娅把自己对阿斯特罗夫的情愫告诉叶列娜，她问叶列娜是否幸福、是否喜欢阿斯特罗夫，既是向外将叶列娜作为一位女性朋友来询问，也是在向内叩问自己的内心，通过叶列娜所表达的对阿斯特罗夫的喜悦与欣赏，不断肯定自己内心的爱慕深情。因此索尼娅在听叶列娜赞美阿斯特罗夫时忍不住地笑起来，并不禁觉得自己是多么幸福。而索尼娅的“丑”与叶列娜的“美”相对照，又显现出她所幻想的

爱情与幸福是无望的。教授透过叶列娜看到年老体衰而被厌烦、嫌弃的自己。第二幕中教授夜里向叶列娜发泄自己的苦闷心绪。教授说叶列娜及周围所有人都讨厌他，而叶列娜实际并未真正公开抱怨与嫌弃过教授。教授对照叶列娜的青春美丽，看到的是自己的垂垂老矣，他喋喋不休的抱怨实际上更多是自己对自己年老体衰的厌恶，就如他说的，“上了年纪，可真讨厌啊！可真该死啊。我一上了年纪，就连自己都讨厌起自己来了……”（P.189）

而回到叶列娜本身，作为镜像人物她却看不到自己。叶列娜称自己是一个插曲式的人物，她的灵魂是空洞虚无的，她不断压抑鲜活的情感，抽空真切的感受。阿斯特罗夫的出现让她又重新燃起情感的火苗，最终却也被抑制与熄灭了。剧中叶列娜成为一种被抽象化的美的化身，同时也作为一面“镜子”，不断被主体凝视着，又在极度客体化中被不断忽视与自我迷失着。综合上述分析，契诃夫通过叶列娜这一镜像人物使剧中各个人物的情感与自我被映射显现出来，在全剧太极图式的布局结构中起着平衡作用。而契诃夫在其中表现出于生活表面的平衡、和谐之下所充满的无奈与挣扎。

太极图式也存在于艺术家的心灵图景中。剧中万尼亚舅舅与阿斯特罗夫两位隐性艺术家一边批判叶列娜懒散无聊的生活方式，一边自己也停止工作，万尼亚舅舅成天吃、喝、睡，阿斯特罗夫同样如此，“整整一个月的工夫，我什么也没有做，连我的病人，连农民放牲口去吃我的树秧子，我都不放在心上了……”（P.235）两人沉溺于不断重复的抱怨之中，对生活感到无聊乏味，慢慢变成自己所反对、否定的模样。一面是呼唤充满理想信念、以劳动充实自我的生活，一面是信仰崩塌、理想幻灭而沉沦于虚无。彼此对立的两方面于艺术家的灵魂中相互排斥又拉扯纠

缠，由此契诃夫通过太极图式呈现出艺术家灵魂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总结来看，《万尼亚舅舅》中存在三重困境的建构：一是整部剧的宏观结构中以教授与万尼亚舅舅两方构成阴阳相对的太极图式，叶列娜同时受双方影响，而在中间游走，整体构成人物的表层困境。二是通过设置叶列娜这一镜像人物，使太极图式阴阳双方的人物在此交汇、达成平衡，同时使各个人物的内心映射出来，由此揭露出每个人物自身的内在困境。三是通过两个隐形艺术家心灵深处的太极图式，隐喻艺术家于崇高理想与虚无现实之间的精神困境。

三、生活本真的描摹揭示：空白人物的不可缺失

在一部优秀的戏剧作品中每个人物角色的设置都有其不可替代性与必要性，即使是配角也并非多余的边缘人物。契诃夫在《万尼亚舅舅》中则有意设置了奶妈玛里娜与帖列金这样的边缘人物，他们几乎完全游离于主体情节之外，是很典型的“多余人”。品特把沉默分为两种：“一种是无言的沉默。另一种也许是说了一大堆话。这种话讲的是一种闭锁在其下的语言……我们听见的话是对我们没听见的话的一种显示。”^[1]奶妈玛里娜在剧中常被忽视，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沉默者”，但她的沉默不是不说话，而属于后者，是一种填充了语言的沉默。她说的话常常与周围人所说的毫不沾边，几乎没人真正在意她说了些什么。相对于其他角色，她成为看似可被忽视的空白。结合具体文本进一步分析，作为空白人物的玛里娜在剧中有着不可缺失的作用。

首先是表现言语的无法沟通与营造喜剧氛围。剧中玛里娜不断念叨着她的鸡，且在大家的

对话陷入僵局时突然穿插进来。

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今天天气多好啊……不顶热……

[停顿]

沃伊尼茨基：刚好是上吊的天气……

[帖列金调试着吉他。玛里娜唤着小鸡走过房子前边。]

玛里娜：鸡儿，鸡儿，鸡儿……

索尼雅：佃户们有什么事？

玛里娜：还不是老一套。又是地都荒啦。鸡儿，鸡儿，鸡儿……（P.182）

万尼亚舅舅一句“刚好是上吊的天气”使气氛变得有些沉重。伴着帖列金的琴声，玛里娜唤着小鸡走过，打破了这一沉闷的氛围。此处玛里娜的话似乎显得格格不入，而实际上，其一方面指明万尼亚舅舅不工作而导致许多活都被荒废的这一现状事实，另一方面，无所事事、空空感慨的叶列娜及成天抱怨的万尼亚舅舅与为农事操心的农民形成强烈对比。双方前后对话的割裂，展现出双方思想上的差异与隔阂。显然尽管生活在一个庄园里，万尼亚舅舅、叶列娜与玛里娜却如同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他们彼此看不见对方所看见的，彼此也听不见对方所表达的，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立在他们中间，阻碍了沟通的有效进行。这种人与人之间虽待在一起，实际却彼此无法沟通、自我封闭的处境也正是契诃夫在全剧中所突出表现的。与此同时，这场戏中通过玛里娜谈论农事和小鸡，使原先的话题得以暂时搁置，对原有的严肃气氛进行一定的冲撞，而增加了一

[1] [美]凯瑟琳·乔治：《戏剧节奏》，张全全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第40页。

些喜剧色彩，由此对剧中气氛有所调节。在第三幕中，万尼亚舅舅听见教授要卖掉庄园的决定后情绪彻底爆发，二人发生争吵。作为局外人、旁观者的玛里娜则把他们比作争斗的火鸡。

索尼雅（紧伏在乳母的身上）：老妈妈，老妈妈！

玛里娜：不要紧的，我的孩子。让火鸡们咕咕地斗去吧，斗够了就会安静下来的。斗够了就会安静下来的……

索尼雅：老妈妈！……（P.226）

玛里娜可笑戏谑的比喻把万尼亚舅舅愤怒抗争的严肃性削减了，而为读者观众提供了一个旁观看笑话的视角，由此更衬托出万尼亚舅舅的无奈与他所处环境的荒诞。在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中，他尤为强调的这种喜剧性、可笑性与剧中人物的心灵困倦和沉重暮气相对冲，没有永久的苦脸，也没有永恒的笑脸，两种精神状态彼此交替方为生活的本真模样。人们常常会更关注那些“苦脸”，而忽视了笑也是不可缺失的生命的支柱之一。正如契诃夫说，“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开玩笑，那他就完了。”^[1]

其次是构建重复的戏剧节奏。若将整部戏看作是一首乐曲，那么剧中词语、语句、段落的重复则如同乐曲不同乐章中重复出现的旋律，赋予整部戏剧以音乐性的节奏。而其中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便是玛里娜在开场与结尾时间阿斯特罗夫要不要喝茶，两场戏的对话十分相似，构成一首一尾的对照呼应，也如同乐曲中首章与终章旋律的重复与呼应。然而看似是相同的重复，实则有所变化，正如剧中从表面上看最终“握手言和”，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实际在经历了中间一系列情节过后，其内部的人物关系、人物情感

等都彻底改变了。在剧中玛里娜就是其中不变的因子，阿斯特罗夫、万尼亚舅舅与索尼娅则都是变化的因子，以“不变”突显“变化”，二者形成对照。通过建构重复的戏剧节奏，一方面表现出生活的本真样态就是不断重复，另一方面人在这种重复的生活中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尽管如此却仍无法从中跳脱出来，唯有随生活的惯性如此向前。

最后，玛里娜面对生活苦难所体现的宗教精神在剧中有着一定的渗透。剧中各个人物都有或曾经有自己的精神寄托，玛里娜则将其精神寄托于宗教，以上帝为信仰。玛里娜的宗教信仰使之对于艰苦生活没有太多的彷徨与迷茫。贯穿全剧她一直在忙着劳动干活，且对此并不抱怨。在这种日复一日、埋头工作的状态中显现出一种宗教信徒的虔诚。在这方面，索尼娅与玛里娜较为相似，毫无怨言地埋头工作。剧末索尼娅呼喊着要在忍耐中活下去，许多人由此认为她是剧中最为意志坚韧的角色。而索尼娅的未来是否会成为玛里娜呢？纵观全剧，在万尼亚舅舅出现精神危机后，索尼娅唯一可依赖的人便只有玛里娜，玛里娜对索尼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一方面便是宗教精神的影响。在索尼娅结尾的一段话中包含着索尼娅对于获得上帝怜悯的祷告，以及对天堂的美好想象，其面对人生苦难的隐忍与要活下去的信念背后浸润着一种基督信徒式的虔诚。而契诃夫本人对于宗教信仰的态度是怎样的呢？虽然其父亲是十分保守的基督教徒，契诃夫却没有宗教信仰。在剧中他也没有表现他对于“有神论”“无神论”的明确态度，他真正关注的是一种信仰缺失下的精神危机。契诃夫重

[1] [苏联] 格罗莫夫：《契诃夫传》，郑文樾、朱逸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第390页。

新思考宗教于人的意义，从他的书信、传记及作品中可以看出没有宗教信仰的他对宗教精神中的隐忍品质与执守希望的态度肯定。宗教能够给予人心灵的安抚，《万尼亚舅舅》中崇尚自然科学的医生阿斯特罗夫在陷入精神危机时唯有从奶妈玛里娜那里获得心灵的慰藉，在开头他便说唯一让他感到亲切的是玛里娜。这位隐性艺术家对于空白人物玛里娜的态度包含着契诃夫对于宗教的态度。契诃夫曾在其手记本中写道，“在‘有神’和‘无神’之间隔着整整一大片广阔田野，一个真正的贤人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走过这片田野。而俄罗斯人呢，他们只知道这两个极端之中的一个，他们对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不感兴趣，他通常什么也不知道或者知道得很少。”^[1]契诃夫则徘徊于二者之间，尝试从二者中间探索出一条出路：阿斯特罗夫所具有的科学思想与对自然的崇尚、关切，和玛里娜、索尼娅身上基督徒式的隐忍与勤劳，是共同构成人类未来与希望的精神出路。

综上所述，尽管玛里娜是一个边缘化的空白性人物，看似无足轻重，但在契诃夫的戏剧中其作为配角同样值得体味，从中可以看到契诃夫对于生活的深刻思考与表达，包括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无可进行、喜剧性背后生活的荒诞可笑，表现出生活的本真样态是外在的重复与内在的无可重来，生活的悲剧性隐于无可言说的空白，而面对无可逃脱的生活苦难唯有隐忍并怀揣希望。由此可见《万尼亚舅舅》中空白人物的设置背后蕴含着全剧关于生活本真之思的丰富意蕴。

通过分析契诃夫在《万尼亚舅舅》中对于隐性艺术家的组合引入、太极图式的运用、镜

像人物的设置，以及空白人物的处理，可以看到契诃夫戏剧创作中的艺术智慧，并从中更深刻体悟到他对于人在日常生活中内在精神困境的抒写，以及对于生活本质面貌的描摹与哲理思考。于1896年诞生的《万尼亚舅舅》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其剧本成为戏剧文学的经典，同时世界各地的剧团都在不断将其搬上舞台，从斯坦尼的经典戏剧剧场到尤里·布图索夫具有“后戏剧”特点的综合剧场，《万尼亚舅舅》在当代戏剧中仍充满鲜活的生命力。《万尼亚舅舅》开头阿斯特罗夫对奶妈玛里娜说，“活在我们以后几百年的人们，他们的道路是由我们给开辟的，可是他们会对我们说一句感谢的话吗？”（P.174）无疑，契诃夫对当代戏剧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百年来无数戏剧家不断以自己的方式向契诃夫致敬。契诃夫无论是在艺术手法还是思想意识上于他所处的时代都是超前的，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当代性的价值意义。在剧中与周围其他人物显得格格不入的万尼亚舅舅与医生阿斯特罗夫，于今日则成为困在生活中、陷入精神危机的芸芸众生的影子，无数平凡人都像万尼亚舅舅与阿斯特罗夫一样，一面呼唤着崇高理想而一面抱怨着日常琐碎，每个现代人的心中也都会有一个迷人而使人迷失的叶列娜，精神的空洞、信仰的虚无是现代人的困境。由此契诃夫的戏剧值得更多的研究，通过挖掘出其“戏如人生”的艺术智慧，可以更深刻理解剧中隐于生活自然的深层内涵，同时有助于今日戏剧艺术对于生活本真的创作表达。

[张姝简 武汉大学艺术学院]

[1] [苏联] 格罗莫夫：《契诃夫传》，郑文樾、朱逸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第229页。